

心/香/一/瓣

## 孝善小院



海清娟

沿大陆溪向前，转两个弯，出现一片浅草滩。白鹭挺立，麻鸭戏水，黑羊吃草，浅草滩像绿色地毯又像江南水乡。浅草滩不远的高处有一艘大船，船头桅杆上挂着一串时隐时现的红灯笼。对亲水的我来说，船就是亲戚，忍不住向大船走去。

走近一看，哪有什么大船，分明是一座开敞式农家小院。院坝整洁没有杂物，一楼一底两层彩色砖混房，倒不失一番景致。院边竹林苍翠，院后红橘累累，龙眼树上似乎还残留着龙眼的影子。桅杆是高大的柿子树，柿子像红灯笼更像小太阳，温暖又喜悦。院坝里坐着四位晒太阳的老人，一位老太太，三位大爷，他们穿着半新的干净衣服。

我在仰望柿子时，一个扎着马尾的中年女人端着一盆衣服走进院坝。中年女人不胖不瘦，穿深蓝色毛衣，皮肤黑中透红，朴素端庄。中年女人招呼我们坐，跟在她身后的小狗也冲我摇动黑白相间的尾巴。正要问中年女人柿子怎么卖，院坝左角太阳能电灯杆上，横着的“中国好人”竖着的“张吉莲”七个大红字映入眼帘。惊喜之余，我赶紧邀张吉莲合影。挽着张吉莲尚有洗衣粉余香的手，就是挽起一朵莲的花瓣，就是沾了吉祥之莲的孝善之气。

张吉莲是一朵苦命的莲，不到一岁半，母亲逝世。长大后的张吉莲为了报恩，不肯远嫁，招了个上门女婿。百善孝为先，送走了奶奶和公公，张吉莲又把婆婆和叔叔们接到家里照顾。

这是怎样的四位老人呀，每个人都患有或多或少的疾病。婆婆关银芳腿部残疾行动困难，二叔张炳华时常大小便失禁，三叔张召南腰椎损伤留下顽疾，幺叔张高才不定期意识游离。照顾他们的饮食起居，不是一天两天，不是一年两年，而是整整十七年。十七年，两百零四个月，六千二百零五天。从而立之年到知命之年，张吉莲这朵铿锵之莲，十七年如一日无微不至照顾四位老人，实属难能可贵。

张吉莲照顾婆婆和叔叔的事迹，感动了十里八乡。张吉莲先后荣获“感动永川十大人物”“重庆好人”“中国好人”等称号。迈进彩色砖混房，一幅装裱好的“敬老爱亲”字画，悬挂在堂屋正墙壁中间。除了必要的家具，堂屋里几乎没有别的家具，其他房间也一样，除了床几乎没有别的家具。但是，楼上楼下，每一个房间，窗明几净，井然有序，没有一丝“老人味”。

坐在院坝里，一个穿皮衣的中年男人提来一个竹筐，热情地请我们吃柑橘。他是资深泥水匠樊时德，也是张吉莲的知心爱人。刚从树上摘下的新鲜柑橘，硕大晶莹，汁多味甜，我一口气吃了一大一小两个柑橘。剥第三个柑橘时，看到网上“感动重庆十大人物”入围候选人中有张吉莲的名字。我扔下柑橘给张吉莲投了票，又把链接分享到朋友圈和各大微信群。

孝善在潜移默化中传承，女儿樊欢和儿子樊鑫传承了张吉莲的敬老孝亲精神，每次回家都会抽空主动照顾家里的老人。孝善是流淌在中国人血脉里的文化基因，受张吉莲影响，大陆溪沿岸形成了敬老孝亲的文明乡风。

樊时德在院坝左边切红薯，张吉莲晾完衣服在院坝前方晒菊花。看着樊时德和张吉莲省吃俭用亲手装修的彩色砖混房，看着切成块状的红薯和簸箕里整齐的菊花，看着四位老有所依老有所安的老人。突然觉得张吉莲的孝善，其实也是樊时德的孝善。夫妻同心，其利断金，有了樊时德就近打工赚钱维持生计，张吉莲才能安心在家操持家务照顾老人。张吉莲和樊时德站在一起，就是两朵比翼双飞有情有义的并蒂莲。

离开张吉莲的孝善小院，走在银白色的村级公路上。蓦然回首，小院又成了一艘扬帆启航的大船。是船长也是水手的张吉莲，在人生之海与孝善同行，步步莲花。

(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)

乡/村/故/事

## 刘大爷的油菜田



曾小燕

银河村的春天来得有点早，不到三月，田野里的油菜花就陆续开放了，一畦畦、一弯弯、一片片，装点着大地。春风吹开了油菜花，让村庄有了与过年团聚时不一样的颜色和活力。刚刚与女儿女婿小孙子分别的村民刘大爷，叼着烟杆瘸着腿出了门，他要去土里看他那两块油菜田。

油菜田就在刘大爷家门口不远处，出了院子，过一条小河就到了。刘大爷的油菜田虽然挨着村级公路，但是每年这个偏僻村庄的人寥寥无几，来看花的人除了他自己，就是跟他同岁的五保老人谢老汉。谢老汉没有子女亲人，一人吃饱全家不饿，他跟刘大爷从小玩到大，房屋挨得近，平时有事无事都在刘大爷面前晃悠。这不，看见刘大爷去了油菜田，谢老汉把几只大白鹅赶回了圈，撑着腿吭吭哧哧出了门。他也无聊，想跟刘大爷说说话。

刘大爷背着手站在公路边，望着田里开得繁茂娇艳的油菜花，脸上的皱纹也乐成了一朵花。刘大爷家的油菜从来都比别人家的长得高长得壮。别人家尿素肥丢两次，刘大爷要丢三次。别人家油菜田从头年十月到第二年正月只除一次草，刘大爷要除几次。因为栽得早，肥料足，平时经管得细致周到，刘大爷家的油菜就是比别人家的长得好，叶片大，花儿开得也鲜艳，金黄金黄密密匝匝的一片。人要是钻进油菜花丛里，根本看不到人影，蜜蜂更是一群赶一群的来采蜜。去年有驴友进山走银河桥古驿道，路过刘大爷家的油菜田，硬是在菜花窠窠里拍摄了半天才钻出来。

谢老汉看到刘大爷迷醉的样子问：“今年打得到好多油菜籽嘛？”

“不出意外有800斤。”刘大爷说。“那你是榨油还是卖籽籽？”谢老汉追问。

“卖起钱做啥子，我又不是没得钱。还是榨油，100斤可以榨40斤菜油，能吃好久。”刘大爷说。

“说是马上要搞啥子水利工程，以后就种不了油菜了……”刘大爷若有所思地说。

“修水库是好事，造福了乡里，也解放了我们嘛。”谢老汉轻声说。

“就是，伺弄了几十年，现在安心歇脚了……”刘大爷道。

他们一起望向摇曳在眼前金灿灿的油菜花，仿佛在看一场盛大的明星告别演出。

(作者供职于梁平区交通局)



## 女作者专版

诗/绪/纷/飞

## 她们(两首)



阿雅

## 写诗的女人

写诗的女人，正急于挣脱  
纠缠的命运

她们用文字搭建梯子

她们在孤独里，穿过透明的肉身

她们是月光下的期许，以及

向着流水而生的冥思

带着青草的香

以及旷野的温度

她们悄悄结果

悄悄甜蜜，悄悄缔结新的世界

多汁的果子悬于风

她们的时光被夏天借用，被秋天延长

她们在月光下认领孤独

她们的眼里满是雨水的地址

## 独酌的女人

她邀清风和明月

也邀过去和未来的春天的江水

一口酒落肚，她会停顿一下

微笑着再次举起杯盏

一点一点将心事铺开——

为生活所累的间隙

想南山的菊花、梅花

有清泉从石间、她的指尖缓缓流过

一杯酒饮下，她再次转换了背景

长亭折柳，她要送一送红酥手的唐婉

湖畔执伞，她要迎一迎争渡归来的清照

当然，还有当垆卖酒的卓文君

撒哈拉沙漠里的三毛……

眼神迷蒙之时

她仿佛看到了另一个18岁的，60岁的自己

(作者系中国诗歌学会理事)

生/活/随/笔

## 心中的树



宋六梅

童年时，我们住在四合院里。院前右边有一块偌大的土地，一棵黄葛树孤零零地矗立在中间。阳光雨露的青睞，使它高大挺拔，枝繁叶茂。夏秋季节，这棵黄葛树便是我们的快乐世界。上有满树繁叶遮阴，下有绿油油的地毯，我们在树上爬上爬下，安坐在枝杈处，怡然自得，像小鸟一样栖息于树上，体验着离开地面进入高空的那份刺激和欢畅，直观领悟了站得高看得远的含义。有时也和小伙伴在分叉的树干上对坐着，摇晃着树枝。甚至还可以在树丫上斜躺，躺着躺着就睡着了。

上学后，又遇路边一棵黄葛树。如果说家门口那棵树是风华正茂的青年，带给我们欢乐；那棵树便是风烛残年的老人，带给我们温暖。这棵老树真的很老，谁也不知道到底有多老。树干要十来个人合抱才围拢，神奇的是树干中间是空的，像一间小屋。它的枝叶并不繁盛，长得也不高大。小孩子的世界，一切都是新奇的。我们放学后，经常在树洞里玩拣子或下棋，一种简单的方格棋。我们也在树洞里看书、闲聊，说着说着就睡着了。树洞里面可以避雨，虽然现在知道树下避雨是很危险的，但那时的我们并不知道。雨欲来时，我们背着书包，奋力奔跑，向那棵树奔跑。下雨时，我们涌进树洞里，密密麻麻可以站十几个人。这是多么的神奇，多么的温暖！

高中时候，教学楼前面就是一棵高大黄葛树。这棵黄葛树，见证我青春的奋斗，也见证青春的迷茫与困顿。繁重的学业，总是让人累。课余时间，我常常站在教室外的阳台上，注视着对面的黄葛树，满眸绿意。因为长在校园里，这树没人敢攀爬。但是我的心，我的目光，已攀爬过无数次。思绪带动大脑，带动目光，从地面开始爬树，从这边树丫，然后串到那边枝丫，继续往上爬。这些枝丫像父亲的臂弯、母亲的怀抱，安抚我的灵魂，带给我无限的宁静。

如果说，这些树融入了我们的生活，熟悉得像我们的老朋友。然而有的树，只见一面，惊鸿一瞥，依然长在我们的心里，定格于脑海中。

那是长在茫茫大黑山的一棵夫妻树。夫妻树在古代称为连理枝，又称生死树。这是树林中与人类夫妻般相依而生的一种现象。同根生的树，树桩长到半米高时分为两杈，两树一高一低，一粗一细。夫树粗者雄壮，妻树细者秀雅。长到四五米高时两杈又合二为一，相互交错。无论哪个方向看去，都像是一对老夫妻一样，幸福相守，幸福相守。无论狂风骤雨，无论严寒酷暑，他们相依相伴，矢志不渝，守护彼此，真是感叹大自然神奇。

每当看见那些努力向天空伸展的树，我都会被那份向上的力量所感动。人和树也一样，有生命的周期，有环境的影响，但无论以哪一种姿态活着，都要尽情绽放，留下美好，留下快乐。

(作者供职于万盛经开区文旅局)